



刊

推动·对抗长卷二人行

组诗公社

汶川·向心祭悼

阿翔 南窗 林柏松 野唐 谷风 陈先发 黄金明

陈衍强 冉冉 伊沙 樊子 杨然 于坚 龙俊 凸凹 柏桦 柳宗宣

陈先发 樊子 野唐 南窗 王树理 陈衍强 阿翔

周承强 阿卓务林 陈亚平 刘大程 古岸 王九城 何冉仲景 次水 周琦 赵秋水 颜非 牧子

张小云 邱正伦 江浩

罗曙 贾梦林 微雨含烟 二丫 何如

朱佳发 陈雷荣

徐乡愁

张涛

洪武子

陈星光

海顿

唐建全

黄葵

李长空

鲁绪刚

刘付云

漆宇勤

道辉

鲁本胜

李东海

中国文联出版社

林松峰

许了了

阳子

周伦佑

孙文

八零

林忠成



总策划：新死亡诗派

主 编：道辉

副主编：阳子 林忠成

大型诗丛《诗》总十三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零零八年八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型诗丛《诗》/道辉等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059-5810-4

1.大…Ⅲ.道…Ⅲ.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T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6718号

书 名 大型诗丛《诗》
作 者 道 辉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谷之文
印 刷 沈阳航空学院印刷厂
开 本 1/16 889×1194毫米
字 数 640千字
印 张 64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59-5810-4
定 价 28.50元

开编日情形诗之花（代序）

□ 道 辉

今年编选大型诗丛《诗》足足提前了三个月的时间。看来，是“新死亡诗派”的诗写情形见好了，抑或，是一群仍在时势浸浸下坚持“新死亡诗”创作的人，已拥有了一年字文迹象的缁遗屯积……若是精神的个案满足渲泄那则是诗意还给诗写进程始点，欣欣向上的联结作用吧。

诗写情形见好，恰恰有二个理由应和了开编日：1、遇上了阳子的34岁生日；2、《文艺报》7月17日第8版整版发表了“新死亡诗派”五位成员的诗作及达6000字的“诗写”专论。——这是多么不同的声息，列位看官即可去阅读较评一番。大炎热天的，当然是有别于汶川大地动过后赶上大世奥运会倾忱诸路英雄出处的朝天情决。

性情定一切；诗之花即是开在心神所在和星辰似锦的悬空。

从诗至诗写，《诗》出编了13大卷，“新死亡诗派”坚守了近15年之久。2007年又举行了“新死亡诗派中国诗人年度奖”，投入巨资免费编辑出版了7位诗人的作品集。费心神正如仰视星辰那般，其间，甘苦韵味蕴含以及迷邃逐奥可不是一句一段哪怕是一部书所著语词便能够完整表呈的。就在《诗》的前一卷，我们用了达800页码的“天卷”和“地卷”展示了诗坛有史以来最为厚重的一部大诗书，说明了我们为《诗》付出与他人不同的心血热情，更是表现了与他人不同的诗写痴迷代价。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诗》、“新死亡诗派”和我们时天下生存的肉身又有何“物形”差别。记得前些年的一期《诗选刊》尾处一篇诗论里谈到新死亡诗派是“默默奉献/不闹到市面上去/诗坛的中和统计值/获得诸多圈里的敬重……”竟是这般无畏情形的吻合契机。

这便是我们编辑出版大型诗丛《诗》的初衷：简约、尖锐和散朴。

——但愿邃奥玄迷来得更开放些。呵，诗之花，时日淘洗的心灵血印。



大型诗丛《诗》

2008. 8第十三卷

推动——对抗长卷(二人行)

《他人是面具》 (散文长诗)

《内视的万象》 (长诗)

组诗公社

还有很长的距离 (组诗)

花祭 (组诗)

走进儿童墓园 (组诗)

生命之舟 (组诗)

不要走的太远 (组诗)

姚 翥 (长诗)

一个怀疑论者的札记 (组诗)

色·戒 (组诗)

房顶的雕塑 (组诗)

儿子的孤独 (组诗)

这样的早晨 (组诗)

春天从朋友身边走过 (组诗)

波士顿 (长诗)

后宫的胜利 (组诗)

事物，或说出 (组诗)

红透的山谷 (组诗)

还乡 (组诗)

桥 (组诗)

爱人和情人 (组诗)

2 唐朝晖

14 李明月

23 阿翔

27 南鸥

30 林柏松

32 野鬼

36 谷风

40 陈先发

43 黄金明

47 陈衍强

50 冉冉

54 伊沙

57 樊子

61 杨然

66 于坚

68 龙俊

72 凸凹

76 柏铭久

79 柳宗宣

83 刘洁岷

89 舟子

总目录

POETRY SERIES

- | | | |
|-----|------|------------------|
| 93 | 汪 抒 | 变成了一只羊 (组诗) |
| 96 | 雨 田 | 与大海交谈 (组诗) |
| 101 | 王长征 | 在无所谓中飞翔 (组诗) |
| 104 | 沈天鸿 | 蓝色吉它 (组诗) |
| 108 | 苍 耳 | 野草覆盖的封面 (组诗) |
| 110 | 余 怒 | 埋 葬 (组诗) |
| 113 | 周承强 | 那些界河上的鸟儿 (组诗) |
| 115 | 阿卓务林 | 奢侈的一生 (组诗) |
| 118 | 陈亚平 | 后非非诗人图像集 (长诗) |
| 122 | 刘大程 | 我的乌托邦 (组诗) |
| 125 | 古 岸 | 南头山 (组诗) |
| 128 | 王九城 | 虚幻的人 (组诗) |
| 131 | 向 迅 | 亲爱的, 我的乡居生活 (组诗) |
| 134 | 冉仲景 | 毛妹组歌 (组诗) |
| 137 | 衣 水 | 苹果传奇 (组诗) |
| 140 | 周 琦 | 浴室 (长诗) |
| 142 | 赵秋水 | 他的笑有点苦涩 (组诗) |
| 146 | 颜 非 | 喊叫的银子 (组诗) |
| 150 | 牧 子 | 二月的傍晚 (组诗) |
| 151 | 张小云 | 碰 瓷 (组诗) |
| 155 | 邱正伦 | 一生一世 (组诗) |
| 157 | 江 浩 | 土楼魂 (长诗) |
| 160 | 雪 鹰 | 阳 光 (组诗) |
| 163 | 陈植旺 | 钢琴之夜 (组诗) |
| 164 | 野 狼 | 我佩服民工 (组诗) |



大型诗丛《诗》

2008. 8第十三卷

166	戈多	河岸(组诗)
168	朱佳发	火(长诗)
170	微雨含烟	小巷里的爱情(组诗)
172	二丫	艺术的爱情(组诗)
174	何如	后退(组诗)
177	罗晖	季节的声音(组诗)
180	贾梦华	一生的石头(组诗)
182	陈富荣	游荡的夜(组诗)
184	徐乡愁	中国,我的钥匙也丢了(组诗)
186	张涛	一个人(组诗)
187	洪武子	夜歌(组诗)
189	陈星光	自由与寂静(组诗)
191	唐建全	幸福与永恒(组诗)
192	黄葵	致凡高(组诗)
194	李长空	露骨的水(组诗)
196	鲁绪刚	季节是一张纸(组诗)
199	刘付云	劝诫(组诗)
200	漆宇勤	萍水相逢(组诗)
203	道辉	旧作:重读与改动(组诗)
208	鲁本胜	抒情的翅膀(组诗)
210	李东海	我们的先人(组诗)
214	孙文	心灵家园是我们人类共同 追求的真正家园(篇章)
217	八零	伤离别(组诗)

总目录

POETRY SERIES

- 219 林忠成 盛夏的森林(组诗)
223 林松峰 无题(长诗)
226 许了了 半夜花开(组诗)
228 阳子 醒来,意味着消失(组诗)
234 周伦佑 别了,妹妹(组诗)
242 海顿 树木的倾听(组诗)

向心祭悼

- 246 刘泽球 陶春 247 黄仲金 248 桃都别园 罗铨
249 黄昏 250 田斌 251 作二 252 黎凇 朱枫
253 鲁川 254 王琪 王彦明 255 爱松 鬼面书生
256 寒江醉舟 孙谦 258 西域 洋滔 259 梁鹏
260 清荷碧叶 陈亮 261 魏东建 262 宁雪红 许军 黄尚宁
263 上官朝夕 264 知闲 惠建宁 265 田玉烟
266 宁明 金角兄弟 267 姜维彬 268 冷梅 向阳
269 宗月 270 罗书球 申万仓 271 漠风 272 冷嶠 罗国雄
273 沉戈 彭志刚 274 兰心 陈宗华 275 剑熔 276 王笑风
277 王晓忠 278 李跃平 许了了 279 林忠成 282 道辉
283 吴维 284 许烟华 285 伊沙

大型诗丛《诗》

2008. 8第十三卷

诗事论

287 叶匡政

288 余杰

289 摩罗

290 赵健雄

291 黄翔

299 颜家文

300 何三坡

303 廖亦武

308 黄怒波

310 吴怀尧 于坚

320 孙文

322 曾蒙 吗啡 罗铨 雨田

329 臧棣 钱文亮

340 周伦佑

中国作家只是在制造垃圾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旅美“诗兽”黄翔和他的两个神话

北岛：这世界仍是一片陌生的海滩

2008：人文之旅！阳谋之旅！震撼之旅！

曾德旷：十年前我放出的一个魔鬼

炮轰季羡林

我要出国权

西川问题

写诗取悦世界

沉寂下来，让我们学会宁静地谛听

“新死亡诗派”批评碰撞

“当代诗”：创造先行规定认识

“体制外写作”命名缘起



推动——对抗长卷(二人行)

◎ 唐朝晖散文长诗《他人是面具》

◎ 李明月长诗《内视的万象》



唐朝晖 散文长诗

他人是面具

在我们老家，没有人说自己今年是三十六岁。我们惧怕这三十六张面具。三十六，一个神秘的山穴。我们不可避免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今天才看清他。他在我这里潜伏、游说了几十年，他出手很轻，可就那么几下，我已经伤痕累累，我与他对峙过。

——题记

序

我今天才看清他。

他在我这里潜伏、游说了几十年，他出手很轻，可就那么几下，我已经是伤痕累累，我与他对峙过。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涟水河边。那时，我有着养老保险，我的档案被单位的层层铁门把守，但我感觉没有什么属于自己。我与许多人共用一组柜子。

每次打开小柜门，他总会扒我一巴掌。

那次是晚上，深夜十二点，我下班，一个人来到涟水河边。

他又跟在我身后，在水的附和中，他把我推进河水，就是他。

我一贯软弱，但那次，在0点与1点的交界点上，我与他干上了。我在水里扑腾着，我爬上岸，我扑过去，树在摇晃。现在想来，他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他远比我成熟，他在不慌不忙中把我打败。

在接我进招的同时，他会击伤我。

我进攻的力量越大，受伤的程度就越大。

那夜，我第一次大打出手，也是我输得最惨的

一次。

我痛恨自己的无力，我决定摆脱他。

第二天，我与那个给我看守档案的国家干部告别。

我出走，摆脱他。

我以为摆脱了。

我到了另一个城市。

一年又一年，忙碌奔走。

我躺在床上，是在一个早上，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第一次看清他，也是第一次确信他的存在和他的霸权性。我完全知道了，我与他的对抗注定我输。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天定。

三十年，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在我不知不觉中侵蚀我。

我不知底细地活着，而他，对我了如指掌，控制着我。我还一直以为，我已经掌握了自己。三十岁了，已经晚了。有气力抗衡的三十年，我一兵未动，而他却在暗自调动着他的兵营，从一开始，我就被他虏获。

醒来时，已经在他无色无形的包围之中。

有些人，只要一年二年的时间，就开始知道他的形象，与他清清白白地对仗，从而逃出他的魔地。

而我，三十一岁，才知道，我置身于魔界。

我已经没有气力逃跑，他强大得让我无可逃脱。

我被他击倒在床上。

如果说，他们好象与我们无关，那，我们又错了。

面具1：两个小时

他穿着一件今天大街上流行的唐装，灰色调。

他在大街上，精确地说是在人行道与车道之间的一块石条上，石条的宽度就够容下一只脚。

他的身体比城市人挺得直，他走得稳而缓。

在城市里匆匆的人流与车流中，他的颜色显得特别抢眼，他不再是灰色调，而是灰色中的绿。他已经离开了树的阴影。

他的眼睛平视前方，他的身体是完全不能晃动的，他的头上顶着一个篮球，篮球上放了一杯水。杯子是城市里用得最普及的一次性塑料杯，里面有一大杯水。

他就这样在长沙的五一大道上来回地走，不担心有车来碰，不担心有人来撞。他走在人与车的中间。

可以想象，他对左右的态度是漠然的。他没有左与右，为什么要有左右呢？

昨天，我的视线从楼上望下来，被一排树叶挡住，只看见他的杯子。

我跟着他走了一个来回，我总是被打断，我无法按照设想的路线行走。在他身后走了约两个小时，许多东西我看不见了，声音在周围接近模糊，我只听到一些与我无关的响动，又有什么与我的脚有关？

许多事情暂时与我无关。

面具2：一个疯子的三分钟

他叫我马上过去，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很着急，电话那头声音很嘈杂。

他是我曾经的一个朋友。

我到了那里。他没招呼我。周围有许多人，都仰着头，围成一个圈。中心是一根电线杆，焦点是一个人。

他把自己捆绑在电线杆的顶部。织网般的电线随手可握。

他坐在上面，很恬静。他的模样还挺阳光的。头发有点长，很整齐地束在脑后，恍然间，有点像个姑娘。他无视下面的人群，他在上面哼着歌，节奏很欢快。他的穿着是那种随意的休闲，不张扬，甚至有些内敛。

只是当下面的人群涌动时，比如试图去营救时，他就像一只警觉的小豹子，神情紧张起来。

警察来了，消防车来了。

他的头开始剧烈晃动。头发乱了。他大叫着要警察退后。

他开始骂人。他骂女人，一肚子的淫水，她们用所谓的道德来虐杀自己的人性，她们在将就着发情。

他哭，他叫，他嚎叫着说，她们也善良，她们也有德义，她们是美丽的。

他突然把十指插进头发中，骂道，男人是什么东西，男人动物性强得没有人想象得出来。男人是纸是棍子是木头是野兽，与猎狗差不多，只是人喜欢多穿些衣服来掩盖一些东西。

他的脚在空中踢着，他似乎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头和胸。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我就是男人我就是女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人。

警察、消防车在靠近。

有人拿出话筒在喊话，小伙子，冷静点，别动，小心。

警察、消防车在靠近。

他突然四肢紧缩。他高叫，我卑鄙，我会用一生来偿还，为了你——我第三个女人。

话还在说，他的四肢已经落在许多根电线上。

他烧了起来。

面具3：12点钟的门

三个月以前，我才知道他就住在隔壁，那屋子很小。

那天，外面下着雨，走廊里比较暗。我打开门，一只脚还在门外，隔壁的门突然打开，他走出来，神态平和，穿着随意，有点像农民。

我特别喜欢农民，过他们的日子是我的向往。

晚上12点，是我躺下来的时间。门，突然被捶响。我不能不有点惊恐。我打开门，是隔壁的他。他披头散发，模样比我还惊恐，我突然都有点抱歉，好像是我捶打他的门。

“你不应该生活在这里，你不适合这里。”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他的声音似乎是从眼睛里发出来的。

他又嘀咕了许多，我没有听清。我只看到他的嘴唇在快速地张合，也像有些战抖。他嘀咕着，没容得我回答，他走进自己的家，把门关上了。

以后的每天晚上12点，他总会啪啪啪地打我的门。白天他也许也这么打门，只是因为我为生活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奔走，没有听到他的喊叫而已。

我上午的上班时间在九点半以后，晚上七点我才回来。

时间不是很紧，但毕竟每天都要出去，时间一点一滴地被车来人往消耗。

从十六岁到三十岁，就这样过着。

“你应该到农村去，到人少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并不是好地方。”

这种类型的话，他几乎在我开门的刹那都会说，随着开门次数的增加，他每天的质问也在多起来。

七七四十九天后，就在我想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时。

他就去了一个与省城相距约五百华里的一个水库。那里的水是青的，山是绿的，空气是透明的。他说人在那里也通体透明，与农民聊天，在土砖屋里吃着刚从土里拔出来的白菜。

他回来的当天夜里12点，他就在我的屋子里谈大自然里人是如何如何地好，我们离开大自然越来越远，我们的最终的命运将是——疯狂。

他每来一次都要把我冰箱里的食物一件件拿出来，丢在地上，语气很重的说，这都是些什么玩意，都是工厂生产出来的，跟人一样是异种，离山水土地太远的人或其余任何东西，都会异化，都是变种的。他说话的口气很气愤。

他当夜就要拖我去水库，“那才是人活的地方。”凭他这一句话，我被拖到了汽车站。

我还是下了车。

我有妻子，我有孩子，我有房子，我有工作，我有朋友，我有，我还想说，他打了我。天啊，他敢打我。“我没打你。我有我有我有，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有，就是没自己。”他又打了我。

我没再吃惊。

我回到家里。

我很少见到他。

他隔两个月就回来一次，我叫他住我的家，他说，他还是睡那边。他每次回来，都是12点来打门，他总会握住我的手，说话到天明，他才松开我的手。

你不跟我去，很可惜。

我想去，我丢不开一些东西。

我会去的。

他离开我的房子时，我们总好像是第一次说一样。

你不跟我去，很可惜。

我想去，我丢不开一些东西。

我会去的。

面具4：他站出来

没想到他会那么强壮。他一直就想打倒我，他一直就在实施着他的阴谋。我关上门，从8层楼上走下来，气喘吁吁。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对我的威胁。

他是迫于一种无奈，在完全不甘心的情况下赶我出门的。

我要过马路，到对面的一个酒店门口等单位的领导，我是来送稿件的。

街上已经没有了昨天的酷热，没有阳光，有点阴，可能快下雨了，但空气还在释放着昨天的热量。这几天，气温突然飚升，阳光毒辣无比，白晃晃地，人就在这样的阳光下行走，昏了头。

街道上车很多，速度很快，有豪华型的，有落魄型的，车子在速度中，是很美的，可是相撞，甚至只要轻轻一碰，车子的美就变成残缺和死亡。

我过马路，车来车往，它们一如往昔，它们没有看见我，还有他。

可恶的他，可能知道，我在清晨看见了他的德性，他也就无所谓了，他直接跑过来，推着我往前，不让我停下来，怂恿我阻止车速，用身体近上来，车速就会慢下来，或者是减速。

那一声脆响，血在车上和马路上，我爬起来，站在速度的前面，我的额上流着血。有一根骨头碎了，有点痛，但不会让我满地打滚，一身污泥，那会很狼狈。

我站在左右来往的车中间，他就一个劲地描述阻止速度的美感。

我看着手上的稿件和身上的衣服，我有点饿了，还没吃早饭，已经快12点了。

我不能这么做，他一直就想取代我的位置以前，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他也只通过阴暗来影响我，而我通过文字去发现他的嘴脸。

而现在，他站出来对我指手画脚。他一直想做我，我不会让他轻易得逞。

虽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的悲剧。他就是抓住了我的喜好来怂恿我。

面具5：我们不是走过来的

一个人走过来，是个男人，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某种方式过来，我肯定会接受。

我在后退。隐藏在马路的公共站牌后面。要是有一棵树就好了。城市里没有树，只有钢铁，也就是说，只有硬的，冷的，而可恶的是，它们一半透明着，一半完全封闭着，甚至，使人失色。我藏好了，那个人还在向我走来，低着头，衣服穿着一般化，在人群中，不抢眼，与所有人一样的冷色调。

真弄不明白，人的表情为什么都这样，陌生，凝固。

他在说话，一个人嘀咕着，站在站牌的另一面。他在说话：“感染了，逃不脱。到哪去，走过来。”

他还在说，他都是三个字一句地说，他在有雨的玻璃上写字：

感染：人/城市，人/墙壁，人/钢铁。

逃脱：恩情仇，名利色，食爱性。

到哪：哪儿来，哪儿去。

走来：走向你，走向我，走向他。

我逃进雨中，我想叫，但叫不出来。我是在逃避雨的湿。逃得脱吗？我始终在雨中，不想去寻找屋檐。

我向他跑过去。他在雨中逃跑，好象在躲避雨的湿，他始终在雨中，他没有到屋檐下去的动向。

我向他跑过去。

他，一个人跑过来。

面具6：撕网

他尝试过，但是不行。

屏幕上出来的文字，形成的氛围，让他没有感觉。

他想起祖先们，用刀在竹片上刻出的史、古诗，有那种刀刻竹落的觉感。后来，毛笔挥洒，自然就是唐诗宋词，戴镣铐的舞蹈，但那种舞蹈，那种文字，多了点划的流动，或散或动或狂。到白话文时期和我们的时期，钢笔写出来的肯定就是现代派的作品。如今，作家特别多，他们多是网上作家。

他到一个公安厅的朋友那里去，他喜欢去那里。他不是公安厅的正式职工，虽然许许多多的人在说：世间一样，无所谓正式非正式。他深有感触，最开始，从湘乡的正式单位到长沙的非正式单位，在长沙上班，做的事比正式的绝对多，但拿的待遇，是绝对的小，表面上是正式员工的一半，实际上还要小。有些人还以为是对他的恩惠。持续了三年，他还是辞去了在小城湘乡的正式单位，正式成为单位的非正式流盲人士之一。

那天，他的感受，比离婚的感受更糟。以后，就没单位了，看病求医全靠自己，没人管。他真的感觉后背空空的。同时，他也有种轻松，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他们公安厅的电脑24小时可以上网。许多单位都如此。他给他看电脑上的作家，说这些人是网络作家里最红的一批人。他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他说不认识。他说他开玩笑，他说他真不认识，也没看过他们的作品。

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安慰。

他的安慰是在睡觉前，想象可以做一个恶梦。

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些时尚，也就是说，是一些，矫情的、造作的软软的酸的人与故事。他知道，这些并不时尚，真正的时尚不是这些人，他们也是一些与他一样的打工者，只是，脸蛋漂亮，身体会说话。他收到了许多摄影师寄来的女性照片，她们千娇百媚，显山露水的。他认定，她们就是比男人更放得开，更善于全面展示自己，而他们都是伪君子。

他每天沉溺于假时尚，真正的时尚人士，他知道得不多。他们是一群上流人士，他们的生活恣意而有点放纵，就是那种海阔天空地玩。

他的心是开阔的，他安慰自己。他用一份钱养活自己，用被养活的部份去开阔。

面具7：有人敲门

我从睡眠的边缘起来。

有人敲门。

我坐起来，敲门声有些不耐烦了。窗外透进来的灯光，幽幽暗暗，才五点，是凌晨。

打开木门，防盗保险门外站着七个穿制服的人。

“开门。”声音很弱，透着一种钢硬，他们的手齐刷刷地把按着腰中的枪。

铁青色的枪。我没尝过它的味道，但枪是死亡、疼痛、恐惧的象征。

我从未想过，他们会几个人突然间全站在我面前，我无法辨认他们中任何一个。

他们穿制服，他们有证件。证件和制服与我有什么关系？三十年来，我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但他们在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

就因为制服和证件，他们就可以窜进我的房间。原本就不大的房子，被他们站满。我的每一步走动，都是在他们中穿梭，他们形成一种阵势，我无法出逃。

我又为什么要逃。

有人开口了，他们一样的制服，一样的证件，可还是有些区别。

“你家有几个？”

“三个。”

“几个孩子？”

“1个。”

“她是你的老婆？”

“难道还是别人的老婆？”

直到他指着穿睡衣的老婆，我才恐惧地收回失神的眼光，才知道自己应该生气。

一个人，难道就没有一点错？道德，伦理，赌，骂人，这都将是审讯的理由。这够得着他们在天未亮时，冲进我的房间里来吗？

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到处摸摸看看。他们是从哪扇门跑出来的？他们是从哪张床上爬起来的？我疑惑地望着他们。

他们没有声音地拍打我的家具，不屑的表情，一望便知。他们表现得很露骨，我还听到他们在厨房里说话的声音，似乎有男人也有妇女，就这样过，这么些菜。

一口一个“这”字，针对我的日常生活。我跟进去，他们就四处看看，尤其是小缝小口处，还用手点点。

另几个站在我的卧室里，他们的倒影铺在客厅里，只有头在动，动作幅度很大。

别打扰孩子，我顾不了自己的小错误可能是他们的把柄。

你睡这了？

难道是你睡?

这就是你的孩子?

难道是你的孩子?

我已经只能用这种句式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在恐惧中挣扎.

我们出去.再见.

再见.

他们走了,从我的房间里鱼贯而出.

面具8: 回忆声音

有人制造了一种声音.

它没有理由地直接进入他兴奋的舞台.没有灯光的大厅里,它在完全的黑色中,准确地和他的心跳.一段段,一节节的音乐,激动地蔓延,从心脏开始,遍及全身.

为什么,强烈唤醒他的,总是这种声音.

他被点燃,没有反思的余地了.

只有在这种声音中,物质中的他,才被迫放弃这具在朽的身体.

他可以听见它在周围焦躁地徘徊的声音.他不认为沉浸于物质中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天经地义.

他还在放松着自己.排除着物质的困扰.

他的妻子,无法在物质的重重包围中生存.

她坚持着,用睡觉的文字和懒闲的状况.她终究,投降,她选择了逃走,回到了她的出生地.

一个在每年的三月初三,都会有一位老大娘挨家挨户地送草饼的家乡.那种草饼的成份,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只知好吃,有益身体.可能是由多种植物研磨而成.

她们那里,谁家有了果子,也挨家挨户地送.

她们可以到任何一户人家去吃饭.

她喜欢这样的村子.她回去了.

留下一个彻底的凌乱的城市的家在他身边.人所需的垃圾、实物到处堆积,这两者,区别不大.

家里的电器一直开着,他从里面取出食物,放进自己的身体,食物在身体里释放着机械的气息,他区分不清身体与机械了,他吸纳着它,它进入他的细胞.

他的妻子,她是在逃避这些机械.

她是幸福的,她回到了她那个村庄.

虽然村庄没有了送草饼的老人.

面具9: 审判

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事物,促使他开口对我说话.

他在警告我,他在向我发出危难的信号.

他有一半是我的一部份,我有一半是他的一部分,我们相互构成了一个完整.

没有他,绝望、恐惧、死亡、灾难就会占领他曾经在我的世界里的位置,我将终生受难.

同样,没有我,他将流浪至虚无,虚无至虚无.

他在告示我:给我们一些时空,给我们一些时空.

我被振醒:必须拂去物质的尘土,留一块土地耕种自己的草籽.

他有了微笑,他让我看绝望的舞蹈,听恐惧的声音,他就在我身边伴唱.他说,“只有清楚他们的模样,我们才能顺利地融合,与自己抗衡,接受时间的审判.”

“而审判我们的不是——时间。”

他在否定自己,突然间,我明白了……

面具10: 唤醒

走出家门,有一个小小的坡.心情是平淡的.

十天前,他还在兴奋地工作着.从一辆急转弯的车里,流出一节音乐,他听到了.他坐上一辆计程车,还是这首情歌,低迷的气氛,突然间,把他带入水中,许多在做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了.

当时,他正要去一个似乎必须去的地方办一件必须办的事情.“没有意义”,成为当时他的全部意念.他回到房间,一个人坐着,音乐起.

在音乐中,灵魂必醒.或狂或躁或死或静.

他沉浮于流动的旋律中.行走的歌者的面容于他,并不重要,是声音,打动了他.

音乐是对天籁的模仿,它不是发源于可见的身体,比如胸腔和口.音乐,就是一种声音,一种奔腾出灵魂的声音.

是歌者的肉身找到了声音的魂,歌者让声音有了肉身.

面具11：尝试

1

他在学会另一种逃脱。
也许是不可能的一种。
他在尝试。

2

离开那个齿轮的热闹叫嚣的场。他在一个
平原的村子里住下来，与妻子，女儿。

生活。平静。

可以听见钟在树林里散步的声音。有树木
发芽的声音。

3

他躺下来。

身体许多部位的不适应感，证实着自己的
衰老。

衰老在他们的脸部和神情中发出诡异的笑，
他看见了。

自己也不再年轻。

4

疯狂需要资本。

疯狂是诗的魂。

他的疯狂在心灵通道的另一端，很远。

5

神，不会来体谅他们的任何感受。

他们就是田地的谷子。

农夫关心的是收成，甚至只是一种形式，
多和少并不重要。

神如同农夫。他有他自己的世界。人们是
他世界的一个小部份。

一年中的某月下种，发芽，收割。农夫胸
有成竹。

人们的谷子，拒绝的，只是一些琐碎的事物。

虫子的危言，天水的灭顶之灾，天旱的干
裂。谷子的命运，颇多艰辛。

三十二岁了，他才明白，他只是稻禾，一株
并不优质的稻禾。

女儿在长大。

证实着，他摆脱不了谷子的命运。

面具12：隐藏身份

他，弯了弯腰，看看四周，钻进一个洞。
老鼠的眼睛发亮，两个小球在前面引路。

出来的时间，已经是下午，他把身上的脏
东西拍进衣服面料里。头发乱了，用手理理。
他像个惊叹号一样转身，藏进行人靠右的盲
道。

隐藏身份是重要性，何况，隐藏与否也不
是他可以左右。身份是别人给的，是给别人辨
认提供证据。

他打了个呵欠，感谢我为他找了一个理
由。

身后的洞越来越开阔，一片灰蒙。

面具13：全面撤退

某句话在空气中产生了细微的共振。

冲锋的队伍，在瞬间停下来，转身。子弹呼
啸着划亮天空的黑。

右臂中弹，冲锋的战士还在撤退，安静中有
些缓慢。

听得见时间的12根弦，一根根松弛下来，躺
在虚设的音区上。

曾经认定的目标，曾经冲锋的目标，现在一
文不值地依旧坚挺在身后，像女人的胸部，像华
丽的殿堂。

撤退。

冲锋的战士们一个个从他身上跃过，他们与
他不同，他们在奔跑，一步步退往后面的战壕。
刚开始，他还可以看见身边有战士在奔跑，可慢
慢地，它们稀释在大地的器皿里。

他只能隐约看见几个在战壕里跳跃的人，负
伤的战士们爬不出自己挖掘的土坑。

他无能为力，他徒剩意念。意念扶不起战
士，意念扶不起肉身。意念的复活，必须有实施
的战士，必须驱除掉身体里那些吃食吞色的虫
子。

还有几个兵潜伏在他的身体里，他不得而
知。他依靠它们几个而存活。

面具14：剥离

客厅里，障碍物横在面前，我坐着，钟，来回
摆动。

欲望复杂，很多的日子过去了。

他们正离开身体，安静的声音中略带些疯
狂。他们被一种事物阻止着，横在客厅正中，我看
不到他们。